大公報
責任編輯：李磊澤
2019年1月23日　星期三

十年陰謀

Ten years challenge，把十年前的照片與今天的對照，在社交媒體所見，人人都玩得不亦樂乎。我亦喜見一些相識不足十年的朋友，貼上他們十年前的照片，看着那個熟悉的陌生人，感覺是搭上時光機，在時間長廊的另一方，告訴他：「我們會遇見。」

有些朋友很幽默，貼出的不是照片，而是兩個空空如也的銀包，意指十年前後，他都是身無分文。對啊，照片只反映樣貌，但十年的變化又豈止長相？十年，有人頭髮花白了，有人眼鏡度數深了，有人魚尾紋多了；但也有人關心的是，錢有否儲多了，屋有否搬大了，女友是否還是那一個；還有知識有否增長了，人際關係有否成熟了，社會地位有否提升了。

也有人把這個遊戲提升至社會層面，用北極熊的照片做一個「十年挑戰」，十年前還是肥胖健康的，十年後卻變成骨瘦如柴，這是我見過最痛入心扉的十年挑戰，氣候暖化對生物的影響，不能視而不見；即使對着最自私的人類，也要說一句：北極熊首當其衝，但人類也不能置身事外。接下來，不少社會性的「十年挑戰」出現，其中有一張，是幾個戰亂地區的對照，十年前後還在打仗。人類究竟做了多少損人不利己的事情？

當大家玩高興，網上來了一個傳聞：原來 Ten years challenge 是美國蘋果公司策劃的，目的是徵用大量的照片以協助他們的人臉辨識技術的發展。給蘋果做一個「十年挑戰」，二〇〇九年還是 iPhone 3GS 的年代，Steve Jobs 還在，智能手機方興未艾，是一個「牛市」的年代。現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機，功能幾乎都沒什麼突破了，花如此多功夫去開發的人臉辨識技術究竟哪方面比指紋辨識技術好，真的說不出來。

然而，想出這辦法的人，足見證人類商業智慧頭腦是無止境的發展。完全不用成本，就能讓人乖乖交出數據，全世界都被他們利用了。奈何？除非你不上網，否則類似的「被利用」將會沒完沒了。直到有一天，因爲鐘擺效應，人人都小心翼翼爲止。

但，這天真的會到來嗎？

風陵夜話
耶　生
yeahstudio55555@gmail.com
逢周二、三、五、六見報

減掉肚腩的方法

人世間有一種巨大的力量，名爲「分手」。分手時，我們無可救藥地悲痛，但痛定思痛，又會立下心志，要發奮圖強努力生活，有人專心事業要成爲名人，也有人天天健身要減掉那被嫌棄的大肚腩，反正要讓離開我們的人知道：我活得比你好！

分手的勵志力，千古不變，也讓我想起日本近代小說家幸田露伴所寫的一個故事。幸田露伴以仿古典體書寫著稱，經典作有《五重塔》、《命運》，而我想談的，是另一部，名爲《一口劍》。

話說，著名的鍛刀工匠武藏守正光有一名徒弟，名叫正藏。正藏本是師傅的得意門生，但在老人家想傳授他風箱秘訣的那一年，正藏遇上了一位出身不錯的女子，兩人兩情相悅，最後決定離開阻礙他們相戀的城市，逃到鄉下結婚，過着平凡的生活。

說是平凡，實是貧窮。爲了這段愛情，正藏放棄了前途，在鄉下打造鋤、鎬、鐮刀，而他的太太也放棄了千金小姐的生活，當上了天天給他賠罪賒債的太太。貧賤夫妻百事哀，正藏只會說些安慰妻子之話，而太太也忍不住尖酸刻薄，說正藏是一個不努力的「大肚公」。

在里長的推薦下，正藏突然有了一個機會：王爺命他打造一把寶刀，限時一百二十天，並先預付他白銀五十兩。妻子知道後，歡天喜地，唯獨正藏有苦自己知，他知道自己學藝不精，根本造不成一把寶刀，於是跟妻子和盤托出。妻子安慰說：「咱們手拉手的逃走，又費什麼事，有話等喝足了酒，再說吧」，而當正藏一覺醒來，妻子與五十兩白銀都不見了。

長話短說，分手後發奮，正藏從此不再答應給人打造一顆釘、一把小刀，專心一致，只爲了那把寶刀。三年過後，正藏終於呈上寶刀，王爺甚是歡喜，笑說：「外形過美，反而令人放心不下，到底鋒利如何？」正藏聽罷，敲了一下自己的便便大腹，「朝這邊斬吧，保證一揮兩段」，看來，正藏終於出人頭地，但「大肚公」的心結，還在。

普通讀者
米　哈
m.facebook.com/mihaandlouis
逢周一、三、四、五、日見報

瑣話

「瑣」字一解指玉的聲音，也可指「瑣屑」，把專欄文章稱爲「瑣話」大概是適切的。因專欄既非一般理解的文學類，也非論文類或說明類，說它不是時政類卻又總是要沾點當下社情，說它不具文學性又時見華彩美文……故時從專欄文章中聽到如玉般美聲，但有時又嫌它瑣碎囉嗦。

偶從書堆中發現了一本《負暄瑣話》，是十一年前網購的，卻不曾認真讀過。書作者是張中行先生。他已於〇六年仙逝，最後的職務是出版社編輯，可謂無權無勢，從未大富大貴。但這本書國學功夫扎實，開篇論古談今，下筆人與歲月，出版後吸引了一大批包括年輕人在內的讀者。我買的書已是重印的第七版，可見也算一時洛陽紙貴。

有一本小說在我們年輕時流傳甚廣。它以一九三五年北京的「一二九運動」爲背景，寫出當年北大清華學子投身愛國抗日運動的故事。小說塑造的人物豐滿，文字細膩，以激情加理想高唱出青春頌歌，甚能撥動年輕人的心弦，故一紙風行。後來小說被改編成電影，同樣大受歡迎。導演陳凱歌的父親陳懷皚先生參與了小說的改編及導演。

小說和電影名字都叫《青春之歌》。小說作者楊沫，是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主演過《一江春水向東流》的白楊女士的姐姐。

小說女主人公林道靜有楊沫的影子，很多人物、情節、細節也都有真人真事的依據。小說裏林道靜的第一個丈夫，叫余永澤，是個迂腐書生。他漠然面對其時日本人侵佔東三省、民族面臨存亡的國難，埋首只讀聖賢書。這與追求進步的林道靜漸行漸遠而分手。余永澤的原型，知情人都知道就是張中行。

小說走紅，免不了困擾了張中行的生活。但老先生絕少提及這段舊事，偶有隻言片語，也絕不傷及他人。

當初買此書，多少有點八卦，想從中一窺當年才子佳人的故事，結果認識的反是張中行的厚道。

此篇也算是一段「瑣話」吧。

人與歲月
凡　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一、三、五見報

喜劇爲人民服務

上周，內地最火爆的綜藝節目《歡樂喜劇人》第五季在東方衛視開播，首發陣容可謂是內地喜劇界的「半壁江山」，德雲社、嘻哈包袱鋪、大碗娛樂、遼寧民間藝術團都派出新生代陣容，張鶴倫的「三套房、兩輛車、一個飯店、一間酒吧，都是我自己一點一滴想像出來的」，引發全場觀衆捧腹大笑。第一季引發內地全民喜劇熱，四年仍保持內地綜藝收視率前五名的佳績，《歡樂喜劇人》看似一路高歌，但是喜劇創作背後的不易卻鮮爲人知，郭德綱在節目中曾放言「《歡樂喜劇人》舞台上除了我以外沒有人能一個人站到最後」，道出創作艱辛。

《歡樂喜劇人》讓岳雲鵬、宋小寶等全國聞名，但喜劇演員與歌手不同，很難在較短年限內湧現新人，這令這個造星平台一度陷入窘境。第五季邀請了台灣藝人陳漢典參賽，觀衆能感覺到他的壓力，但是他結合了《康熙來了》停播後的親身經歷，演繹「沒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員」式的夢想追求，以戲謔的態度反映當前影視圈行業現狀，針砭現實中體味人生百態。台灣國語喜劇演員率先登場，還是語言的優勢，或許，香港粵語喜劇演員未來也會亮相於此。《歡樂喜劇人》正努力打造全球華人喜劇演員的平台。

「喜劇爲觀衆服務，觀衆歡笑是對喜劇演員最好肯定。這是《歡樂喜劇人》的使命。」歡樂傳媒首席內容官潘明坦言，做綜藝不容易，做喜劇綜藝更難，「我們要通過這個舞台鍛煉出還有更多優秀的中國喜劇人才，喜劇演員又依賴於優秀的喜劇作品，植根生活、認真搞笑，喜劇爲人民服務！」傳承喜劇文化、培育喜劇新人。從第二季開始，《歡樂喜劇人》固定在每年農曆臘月播出，從春節到元宵節，都是中國人家庭團圓的傳統節點，使得該節目有難得的儀式感，成爲電視文化新民俗。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日日是好日》

日本是一個很獨特的國家，從正面角度而言，他們的文化有不少觸動人心的特性，對個人的意志和涵養，尤其具啓發意義。當中的柔道、劍道、花道和茶道，從外至內都能鍛煉身心。日本電影《日日是好日》就是有關茶道的故事。

女主角典子生長在一個小康之家，她個性溫文，平易近人，自小就像在溫室長大的小白花。修讀大學期間，當其他同學早已籌謀畢業後的鴻圖大計，典子卻仍只是隨遇而安，並不心存大志。偶爾地，父母介紹她到鄰家追隨武田老師學習茶藝。由是，茶和生命便連結起來。

茶道是一門學問，也是一種鍛煉。從摺手帕、端茶杯，以至洗茶、奉茶，每一個步驟和動作都要一絲不苟。然而，武田老師只要求典子熟練每一個動作，不用理性思考其背後意義，總之就是「先形後心」、「負重若輕」。在不斷重複的練習之中，將每個動作融會貫通，與自己的身體合而爲一。典子從初期的無心出發，以至廿年來對茶道不離不棄，自己的生命也在不知不覺間產生變化。

典子初學茶道時，在老師的居所看到漢字橫幅「日日是好日」，多年來她一直都不知其真正涵意。直到典子的感情生活受困，還有她的父親離世，她終於在一個「聽雨」的下午，體會到「日日是好日」的真正意義。就像我國禪宗詩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日日都是好時節。」對於茶道而言，每一次茶會，都被認定是日語的「一期一會」，即可能是一生裏僅有一次的機會。因此，每一個時刻都要視爲唯一的一次，必須要好好珍惜。

《日》是一齣很沉靜的電影，沒有大起大落的情節，卻有深厚的文化意義。經歷了廿年的茶道修煉，典子理解到「『馬上明白』的事，過目即曉；但是，『不能馬上明白』的事，需要花長時間，逐少逐少去領悟。」藝術不就是如此？

文藝中年
輕　羽
cloud.tkp@yahoo.com
逢周一、二、三見報

歡樂的形狀

熱氣球，蛋筒冰淇淋，鮮亮的色彩有啥共性？美國設計師、作家 Ingrid Fetell Lee 的調查發現，無論年齡、性別、種族，它們都能給人帶來歡樂。

圓形讓人產生好感，因爲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形狀」。我們從嬰兒時期就有圓形玩具、圓形轉馬、圓形搖籃。即便到了成年，腦 CT 掃描發現，接觸方形有角的東西還是會讓人腦分泌出緊張激素。色彩象徵生命。冬日的都市一片灰白死寂，此時如有一輛色彩鮮亮的自行車從街頭掠過，很能振奮人心。至於形狀重複，引發充裕、豐滿的聯想而讓人歡樂就更容易理解了。物種進化中生存是第一要義，食物、空間的匱乏預示死亡，豐收保證生存，自然能給人帶來歡樂。

Lee 的研究還發現，我們周邊環境的一些細節，如物件的顏色，形狀，數量對人類情緒影響力巨大。美國一些養老院重新裝修，在室內放上粉彩氣球後，家屬探訪時停留更久，老人的身心健康好轉。位於「貧民窟」的小學重新粉刷、油漆，大樓內外色彩斑斕後，孩子們上課的表現明顯好轉，對學校的觀感也有了很大改善，認爲在那裏學習更安全。

歡樂與幸福不同。幸福指長期穩定的狀態，歡樂卻常更常新，瞬間即逝。在大家都追求成功、業績，人生設計目標明確，節奏迅猛的當今社會，許多貌似微不足道的瞬間歡愉很容易被忽視。其實，我們潛意識中又何嘗不知道歡樂根本上是對生命的肯定呢？

追求歡樂並不膚淺。人生哀樂參半，不可能一帆風順，痛苦與挫折能給生命添加厚度和深度。但正如《音樂之聲》中的家庭教師瑪麗亞唱的：小貓，熱巧克力，彩虹，日常瑣事帶來的微笑，能鼓舞我們在寒夜時分、沮喪時刻繼續勇往直前。

墟里
葉　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田園合奏》

藝加之言
王　加
微信公衆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歸隱田園自古便是我國文人追求精神自由的最高境界之一。漢張衡作《歸田賦》、晉陶淵明書《歸去來兮辭》和《歸田園居》組詩均表達了這種憧憬田園生活，悠然自得的詩意概念。而在巴黎羅浮宮陳列鎮館之寶《蒙娜麗莎》的展牆背後，懸掛着一幅代表西方田園精神的名作——《田園合奏》(Le Concert Champêtre)。

畫作一直被認定出自威尼斯畫派大師喬爾喬內（Giorgione）之手，近年來才被重新確定爲由與他師出同門的後輩提香（Tiziano Vecellio）完成。畫面通過前景的草地四人組、右側中景趕着羊群的牧羊人、遠景的房屋和湛藍色的水面營造出一個富有層次且充滿透視縱深的如詩情境。畫中明艷豐富的色彩突顯了威尼斯畫派的精髓；對背景的精湛描繪讓「風景」（Landscape）逐漸從幕後走向台前；魯特琴與牧笛二重奏則在詩情畫意中暗喻着詩人、繆思與大自然的和諧；畫面左側裸女手提的玻璃水壺更是被卡拉瓦喬（Caravaggio）成功「偷師」，成爲日後靜物畫的範本。愜意悠閒的《田園合奏》雖未上升到我國文人品格與精神層面的高度，對精神世界曲高和寡的嚮往卻異曲同工。

風景結合田園風情的主題自《田園合奏》誕生之日起便在西方藝術史中被不斷借鑒和引申，但卻是「牆裏開花牆外香」。被法國學院派體系奉若神明的巴洛克巨匠普桑（Nicolas Poussin）描繪了包括《阿卡迪亞的牧人》在內多幅具有典型古典主義風格的田園景象；同時期的克勞德·洛蘭（Claude Lorrain）以那些充滿恬靜詩意的風景而開山立派。待到作品於一六七一年被路易十四購藏後，洛可可畫風先驅華托（Antoine Watteau）和巴比松畫派翹楚柯羅（Camille Corot）先後完成了向《田園合奏》致意的同名作品，其中華托更是獨創出以這幅名作衍生變體而成的「雅宴畫」（Fête galante）」。而後，印象派奠基人馬奈（Édouard Manet）借用《田園合奏》的構圖結合其當代語境創作的名作《草地上的午餐》則在爭議聲中成爲經典。

（影響西方藝術史的百幅油畫名作）

長腿美女

長腿對於女性有多重要？看看莫文蔚就知道了。四十八歲的她前不久在微博上載了幾張世界巡迴演唱會的靚相，其完美身材，特別是兩條美腿，修長得看不出年齡痕跡，她是如何保持腿部不變形的？花三千萬爲腿買保險是真的嗎？我的好奇心又來了。

要論腿長，有位叫譚元元的芭蕾舞演員更是出名，她出生於上海，今年四十一歲。十一歲開始學芭蕾，十八歲隨團訪問美國時，被三藩市芭蕾舞團一眼相中而簽約，二十一歲便成爲該團獨舞演員，她可謂華人之光，近年不斷獲邀回國表演。譚元元腿身比驚人，她的腿到底有多長？據說，丈量腿的長度，是以臀線爲界，減去頭的高度，對芭蕾舞演員的要求是下半身需比上半身長九厘米以上，而譚元元的腿則比上半身長了十三厘米，比莫文蔚更厲害，往那兒一站，就是個亭亭玉立的大美女，難怪一衆女星視她爲楷模，想方設法「拉」長自己的腿。

想擁有完美腿型，保持住身材的妙曼比例非易事，一是靠基因，天生短胳膊短腿只能是盡力揚長避短，欲成舞星可能性不大；二是靠努力，莫文蔚日常練舞、游泳、瑜伽、倒立等一樣不疏忽，而譚元元，用她的話說：「完美的動作，來自成千上萬遍練習；奇跡的瞬間，源於經年累月的雕琢。」成功的長腿美女，都是有天賦又自律之人。

紅塵記事
慕　秋
wusiupikwa@yahoo.com.hk
逢周一、三見報

蒲飛路的陽光午後

周日的午後，陽光暖如春。這樣的天氣，最幸福的事情，莫過於去蒲飛路走走，安安靜靜地享受這陽光午後，體味大自然的恩賜。

從薄扶林道上的何世東夫人體育館出來，左轉，就來到了蒲飛路上。這大概是香港爲數不多的以「路」作爲後綴的道路。沿着它，我不疾不徐地走着，時間似乎是靜止的：右手邊，視野開闊，向西遠眺，目極之處，是金色的大海，陽光像是在水面上作了一幅金燦燦的水彩畫，來往的船帆成了畫面上活潑的點綴，平添生趣；西環碼頭的沙灘在一個又一個樓頂間若隱若現。陽光斜斜地穿過樓頂，把那上了年紀的樓宇，映襯得更加滄桑。不覺間，我就收穫了層次豐富的體驗。

再近些，似空曠一片，但細聽，卻是鳥鳴聲聲，不絕於耳。原來，蒲飛路南高北低，薄扶林道轉下來時，正是在最高點上，同半山的樹林之頂大致看齊。有那麼幾分鐘，與鳥瞰的景色相伴的，只有那清風和鳥鳴，高一聲、低一聲，我聽出了畫眉、鷓鴣還有喜鵲。我極力的想透過繁茂的樹冠尋找它們的影蹤，卻始終尋不到，那聲音真是鬧市中的天籟，珍貴無比。

一步步下山，沿途的學士台、翰林軒，頗有書香門第的氣息。也難怪，這裏毗鄰香港大學，還有英皇書院等名校散落山間，蒲飛路巴士站舊稱就是「大學堂」。我看見一個穿白色襯衫的少年拿着一束康乃馨在路邊站立，或許他在等待心愛的姑娘，或許他要去某個長輩的家中探望，午後的陽光多情地灑在他的白襯衫上，歲月的溫馨、時光的祥和、生活的溫馨，彷彿都在這一刻，凝聚在這個少年俊朗的面龐上。我看着，心裏暖暖的，似乎自己又年輕了許多。

下得山來，一抬眼，聖嘉祿學校近在眼前。四層高的學校，每一層走廊的圍欄邊上都種着三角梅，卻是不同的品種，粉色、紅色、橙色，在冬日裏開得正旺，像是把新春張望。

朋友，倘若你累了，就到蒲飛路走一走吧，曬曬太陽，聞一聞生命的氣息。那裏，一定有美好的邂逅在等你。

負暄集
趙　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